

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度 及贫困重心迁移

郭宁宁, 钱 力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 文章基于2011—2016年集中连片特困区数据,从可持续生计视角构建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展开跨时区测度与比较,运用R软件分析贫困重心的迁移路径。研究表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总体贫困呈现显著的减缓现象,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的贡献率所占比重较高;各片区均存在多维贫困现象,整体以中度多维贫困为主;贫困重心呈现“东北—东南—东北”的迁移路径,但迁移幅度不大,贫困重心集中于西藏区、四省藏区、六盘山区一带。

[关键词] 集中连片特困区; 多维贫困测度; 贫困重心迁移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3-0092-08

一、引 言

贫困问题一直都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之一^[1],我国一直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扶贫政策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开发式扶贫、八七扶贫攻坚、参与式扶贫开发、精准扶贫等阶段,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3]。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六盘山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滇西边境山区、罗霄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吕梁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西藏、新疆南疆三地州、四省藏区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片区集生态脆弱区、民族地区、生态功能区为一体,贫困问题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贫困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还表现在健康、教育、医疗等方面。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脱贫攻坚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精准扶贫以来,我国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实施了产业带动、整村推进、项目直补、智力扶贫、就业促进、资金互助等扶贫政策,同时不断增加这些扶贫政策的投入力度和倾斜程度,

为片区精准脱贫攻坚行动提供保障。集中连片特困区脱贫攻坚任务已取得较大成效,从2013年开始,截止到2016年,共累积减少贫困人口1959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53万人。同时,贫困发生率也从2013年的20%下降到2016年的10.5%,整体呈现出良好的减贫脱贫趋势。但2016年全国贫困发生率仅为4.5%,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发生率是全国贫困发生率的2.3倍,可见,目前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脱贫攻坚任务仍较为艰巨。

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问题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已有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致贫因素的研究,如张大维(2011)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认为武陵山区的致贫原因主要为自然资本贫瘠、人力资本匮乏等;^[4]曾志红(2013)认为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的致贫因素是多维的,包括自然环境、社会制度、人力能力、资本投入等;^[5]贾林瑞等(2018)基于问卷调查和GIS空间分析,认为收入和社会保障不足是连片特困区较为普遍的致贫原因。^[6]二是扶贫机制的研究,如荣莉(2015)以西南连片特困区为研究对象,提出应当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立跨省扶贫协作机

[收稿日期] 2019-0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与路径优化研究”(17BJY134)。

[作者简介] 郭宁宁(1994—),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钱力(1981—),男,安徽定远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和农村经济学。

制；^[7]刘桂莉等(2017)以赣南罗霄山为例,认为在减贫过程中应加大非物质扶贫要素的投入,同时应当加强贫困协同治理；^[8]郑瑞强(2018)基于三大战略益贫机理,提出扶贫机制中应当融入现代经济体系,实行城乡扶贫联动治理,促进扶贫水平逐渐提高。^[9]三是多维贫困测度的研究,Sen(2001)把“可行能力”理念引入贫困分析,催生了多维贫困理论^[10],多维贫困是指人的贫困不仅仅单指收入贫困,还包括所享受到的医疗、教育、交通等以及对这些福利的主观感受；Wagle(2014)基于 AF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构建经济资源、内部能力和关系资源等维度分析美国贫困问题；^[11]张琦等(2015)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得出藏区、秦巴山扶贫成效排名较为靠前,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成效排名较为靠后；^[12]周常春等(2017)采用 AF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对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得出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跟贫困维度的高低存在负相关性,维度越高贫困发生率越低,在中等维度上贫困发生率最高；^[13]Alkire 等(2017)以 34 个国家为例,通过测算出各个国家的多维贫困指数,在此基础上对各地区扶贫模式进行分析和探究；^[14]张昭等(2018)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得出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15]钱力等(2018)采用模糊数学评价法,以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区为研究对象,测算出扶贫绩效水平整体逐渐

提高,但片区绩效差异较为明显。^[16]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连片特困地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仍有可拓展的空间。就研究层面而言,多为研究某一个片区,对整个连片特困区的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上看,多维贫困测度多为定性分析,且目前为数不多的定量分析方法较为简单。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采取识别模型修正方法,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情况展开跨时区测度与比较,并进一步研究多维贫困重心迁移,为相关部门和地区推进脱贫攻坚提供参考。

二、模型构建

(一)贫困维度确定与指标选取

随着我国扶贫领域采取多维贫困标准,国内外许多学者倾向于采取多维指标对区域贫困情况进行综合测度。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出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测算结果更加准确,这里构建了基于生计资本的多维指标评价体系。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随着国内外对生计的研究逐渐深入,生计资本分析框架随之产生,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把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等五个维度^[17]；(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医疗等方

表 1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Tab. 1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system

维度	指 标	单位
人力资本 A	人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A1	人/万人
	人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 A2	人/万人
	人均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A3	床/万人
	人均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 B1	个/万人
社会资本 B	人均体育馆个数 B2	个/万人
	人均污水处理厂数 B3	个/万人
	人均本地电话用户数 B4	户/万人
金融资本 C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C1	元/万人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绝对值 C2	元/万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C3	亿元/万人
物质资本 D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D1	万千瓦特/万人
	人均计算机拥有量 D2	台/万人
	人均汽车拥有量 D3	辆/万人
自然资本 E	人均土地面积 E1	平方公里/万人
	人均森林面积 E2	万公顷/万人

面的保障,可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本文选取了人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人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人均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2)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政府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其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选取了人均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人均体育馆个数、人均污水处理厂数、人均本地电话用户数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3)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贫困或者有陷入贫苦的风险的首要因素,选取了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绝对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金融资本的指标。(4)物质资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物质资本是实现脱贫的物质基础和条件,选取了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人均计算机拥有量、人均汽车拥有量作为衡量物质资本的指标。(5)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指能从中导出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存量和环境服务。不仅包括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如水资源、矿物、木材等,还包括森林、草原、沼泽等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选取了人均土地面积、人均森林面积作为衡量自然资本的指标。因各区域地理位置、生态环境等存在差异,文章选取的15个指标均使用的是人均数据,有利于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性、代表性、准确性。

(二)方法构建

本文采用的是识别模型修正方法,在 Alkire 和 Foster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区域对多维贫困识别模型进行适应性修改,该方法既可以使测量内容、结果更为全面,又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不同维度下贫困农户的福利剥夺情况,从而使测量的结果更具有真实性、参考性。操作步骤如下:

1. 各维度取值

定义样本矩阵 $X = (x_{ij})_{n \times m}$, i 表示样本, j 表示维度, n 代表样本总数, m 代表每个样本的指标个数, x_{ij} 表示第 i 个样本在第 j 个维度上的原始数值。

2. 贫困识别

定义剥夺矩阵 $D = (d_j)_{1 \times m}$, 每个维度上都确定1个剥夺临界值,通过以下函数确定样本 i 在维度 j 上的贫困剥夺结果。同时把贫困剥夺结果记作矩阵 $Y = (y_{ij})_{n \times m}$ 。

$$y_{ij} = 0, x_{ij} \geq d_{1j}$$

$$y_{ij} = 1, d_{2j} \leq x_{ij} < d_{1j}$$

.....

$$y_{ij} = k, x_{ij} < d_{kj}$$

3. 测算贫困指数

定义 $s = (s_1 s_2 \cdots s_m)^T$ 表示 $m \times 1$ 的指标维度权重向量,其中, s_j 表示指标维度 j ($1 \leq j \leq m$) 的权重赋值,则 $\sum_{j=1}^m s_j = 1$ 。 $n \times 1$ 的各片区多维贫困指数矩阵 $P = (p_1 p_2 \cdots p_n)$ 可由 $Y \times s_j$ 得到,样本 i 的多维贫困指数测算结果用 P_i 表示。

4. 分维度加权剥夺结果

定义矩阵 $Y' = (y'_{ij})$ 为分维度加权剥夺结果, y'_{ij} 为样本 i 在 j 维度上的加权剥夺结果。 W 矩阵为 $n \times m$ 的指标权重矩阵,分维度加权剥夺结果可根据矩阵 $Y = (y_{ij})_{n \times m}$ 和矩阵 W 计算得到。

(三)临界值设定

本文借鉴了相对贫困的理念,各指标的剥夺临界值为相同时间点上该指标所有样本数据均值的70%。这种贫困线的设定方法能够体现出贫困线的动态变化和相对贫困内涵。对于正向指标,样本值超过临界值时赋值为1,否则取0,逆向指标相反。最后将样本在各指标上的得分乘以相应权重,进行加总,即得到多维贫困指数。

(四)各维度及指标的权重设定

指标在不同维度对于贫困的影响程度不完全相同,因此,对各维度及其细分指标设定权重,为了简化操作的同时突出各指标影响程度大小,采取等权重法和熵值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于贫困维度权重赋予等权重法,即五个贫困维度,每个贫困维度权重设定为0.2,各贫困维度下细分指标的权重设定则采用熵值法进行计算。采用熵值法计算各年度各贫困指标的权重,能够体现出贫困影响因素随时间产生的动态变化,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e_j = -K \sum_{i=1}^m P_{ij} \ln(P_{ij})$, 其中, $K = 1/\ln(m)$, $P_{ij} = x_{ij} / \sum_{i=1}^m x_{ij}$, m 表示样本数, x_{ij} 表示样本 i 在指标 j 上的取值;

第二步,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d_j = 1 - e_j$;

第三步,计算指标权重, $w_j = d_j / \sum_{j=1}^m d_j$ 。

采用熵值法对每一年的贫困指标重新进行赋权,计算出各年度各指标的权重,得到赋权结果 W_j (见表2)。

(五)数据说明

以集中连片特困区为研究对象,包含了14个片区的样本数据,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11—2016年。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缺失数据通过查找各省(县、区)统计年鉴予以补齐。

表 2 2011—2016 年贫困指标熵值法赋权结果(W_j)

Tab. 2 2011—2016 Poverty index entropy method empowerment results (w_j)

维度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金融资本			物质资本			自然资本	
指标	A1	A2	A3	B1	B2	B3	B4	C1	C2	C3	D1	D2	D3	E1	E2
2011	0.45	0.40	0.15	0.20	0.17	0.53	0.09	0.56	0.42	0.02	0.56	0.40	0.04	0.55	0.45
2012	0.61	0.27	0.12	0.27	0.12	0.54	0.06	0.39	0.29	0.32	0.51	0.37	0.12	0.59	0.41
2013	0.69	0.16	0.15	0.31	0.18	0.48	0.04	0.57	0.28	0.15	0.44	0.32	0.24	0.65	0.35
2014	0.58	0.21	0.21	0.26	0.15	0.54	0.05	0.48	0.36	0.16	0.46	0.33	0.21	0.63	0.37
2015	0.48	0.25	0.27	0.22	0.14	0.59	0.06	0.45	0.34	0.21	0.37	0.27	0.36	0.70	0.30
2016	0.52	0.18	0.30	0.23	0.13	0.59	0.04	0.42	0.32	0.27	0.34	0.24	0.42	0.72	0.28

三、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度

(一)多维贫困时间测度

基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数据样本,对比各维度的

剥夺临界值确定各维度、片区在各贫困指标上的赋值,利用等权重法和熵值法综合计算得到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得到 2011—2016 年间连片特困区及五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

表 3 2011—2016 年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指数

Tab. 3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for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in 2011—2016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金融资本	物质资本	自然资本	多维贫困
2011	0.73	0.7	0.97	0.87	0.94	0.84
2012	0.67	0.67	0.91	0.86	0.89	0.8
2013	0.6	0.52	0.86	0.78	0.84	0.72
2014	0.64	0.48	0.82	0.77	0.76	0.69
2015	0.62	0.45	0.74	0.69	0.72	0.64
2016	0.51	0.32	0.68	0.62	0.65	0.56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由表 3 可知,自 2011 年开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总体多维贫困体现出了显著的贫困减缓现象。总体多维贫困从 2011 年的 0.84 下降到 2016 年的 0.56,共减少了 0.28,年均变动率为-5.6%。2012 年到 2013 年、2015 年到 2016 年下降较多,下降 0.08,2013 年到 2014 年下降的最少,下降 0.03。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各维度贫困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贫困减缓现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自 2011—2016 年分别下降了 0.22、0.38、0.29、0.25、0.29,年均变动率分别为-4.4%、-7.6%、-5.8%、-5%、-5.8%。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体现出了较为显著的贫困减缓,表明相关的政策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减缓程度相对比较缓慢,但人力资本总体多维贫困程度不深。

(二)多维贫困贡献度分析

基于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时序分析,计算出

不同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进而分析研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各维度贡献率变化情况和致贫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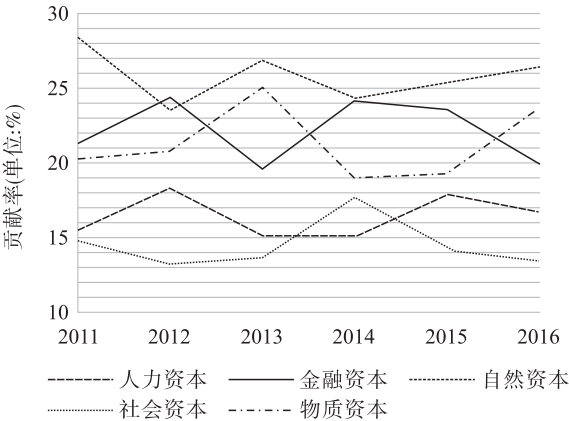


图 1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各维度贡献率

Fig. 1 Concentration rate of dimension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areas

从贡献率大小来看,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对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贡献率相对较低;从贡献率走势来看,

自然资本、金融资本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物质资本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总而言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存在着紧密的潜在关联,尤其是自然资本。就自然资本而言,其中人均土地面积贡献率偏大,故应依靠技术力量有效地提高土地生产率,同时也应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物质资本中,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人均计算机拥有量贡献率相对较高,说明对技术水平仍需提高。金融资本的贡献率自2014年以来有所降低,说明相关的措施推动了金融对脱贫的积极作用,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仍相对较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尤为重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多维贫困贡献率虽有差异,但整体悬殊不大。在人力资本中,人均普通中学

在校学生数多维贫困贡献率相对较高,人均计算机拥有量多维贫困贡献率相对较低。社会资本中人均体育馆个数多维贫困贡献率相对较高,人均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多维贫困贡献率相对较低。

(三)多维贫困空间测度

查阅相关贫困程度分类标准,根据集中连片特困区实际情况,这里参考郑长德等(2016)的贫困程度分类标准: $MPI < 1/3$,属于轻度贫困; $1/3 \leq MPI < 2/3$,属于中度贫困; $2/3 \leq MPI$,属于重度贫困。^[18]基于此多维贫困判断标准,根据连片特困区各片区在2011—2016年的多维贫困指数,采用mapinfo12.0进行绘图分析,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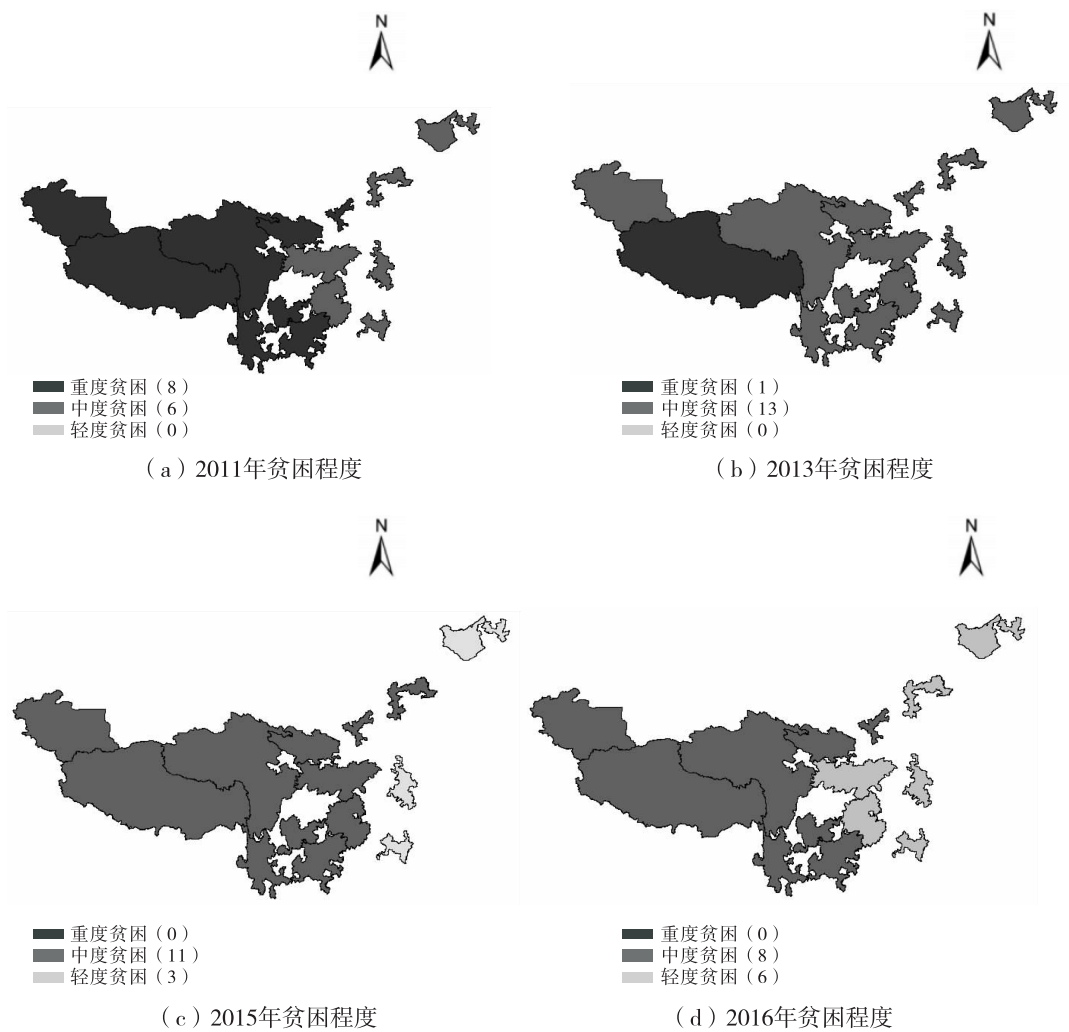


图2 2011、2013、2015、2016年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分布情况

Fig. 2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distribution in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in 2011, 2013, 2015 and 2016

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状况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多维贫困程度得到了减轻。新疆南疆三地州、西藏区、四省藏区、滇西边境山区、乌蒙山区、六盘山区、吕梁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地区一直处于中度到重度的贫困状态中,贫困现象

较为突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在2011—2015年为中度贫困,2016年贫困程度有所好转。大别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罗霄山区在2011—2013年为中度贫困,2015年以来处于轻度贫困,总体贫困程度相对较浅。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西

部和中部贫困相对较深,目前整体以中度贫困为主,贫困问题仍需要重视,脱贫攻坚任务仍较为艰巨。

不同片区的多维贫困程度出现差异性,以 2016 年为例,该年中度贫困片区 8 个,轻度贫困片区 6 个。在中度贫困的片区中,吕梁山区、乌蒙山区、西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四省藏区多维贫困指数较高,滇西边境山区、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多维贫困指数相对较低。在轻度贫困的片区中,燕山—太行山区、武陵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相对较高,大别山区、罗霄山区多维贫困指数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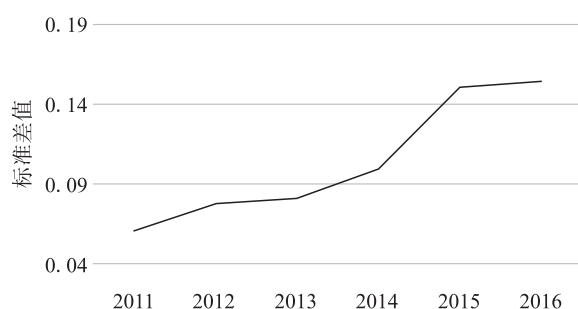


图 3 2011—2016 年各片区多维贫困指数标准差

Fig. 3 Standard devi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 each district from 2011 to 2016

本文进一步对不同年份各片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进行标准差分析。如图 3 所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出现了多维贫困减缓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各片区多维贫困指数标准差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说明各片区的多维贫困状况出现明显差异,一些片区多维贫困迅速缓解的情况下,另一些片区多维贫困的减缓速度相对较慢,出现了发展与减贫脱贫的扩大化。因此,在多维扶贫和精准扶贫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时,应加大对中度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快中度贫困地区发展步伐,防止差距进一步扩大。

四、连片特困区贫困重心迁移路径

(一)研究方法

重心是牛顿力学原理中的物理性概念^[19],将这一概念引入到区域重心中,有利于研究要素空间动态变化情况^[20-22]。贫困重心即区域内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关于重心问题的测算可采用重心模型等多种方法,但较多的是基于公式 $\bar{x} = \sum_{i=1}^n M_i X_i / \sum_{i=1}^n M_i$, $\bar{y} = \sum_{i=1}^n M_i Y_i / \sum_{i=1}^n M_i$ 计算得出, (\bar{x}, \bar{y}) 表示重心坐标, (X_i, Y_i) 表示初始的地理坐标, M_i 则表示研究对象的某种属性。R 软件是由奥兰克大学志愿人员开发的一套完整的数据处理、制图和计算

软件系统,可通过编程来进行相关的地理位置测算以及地理绘制等活动。由于连片特困区各片区贫困程度之间存在差异,R 软件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出地理位置的变化,为进一步研究片区贫困空间格局和片区扶贫政策提供理论及经验依据的重要参照。

(二)贫困重心迁移路径

基于 2011—2016 年各片区多维贫困指数,采用 R 软件进行操作分析,得出的贫困重心迁移路径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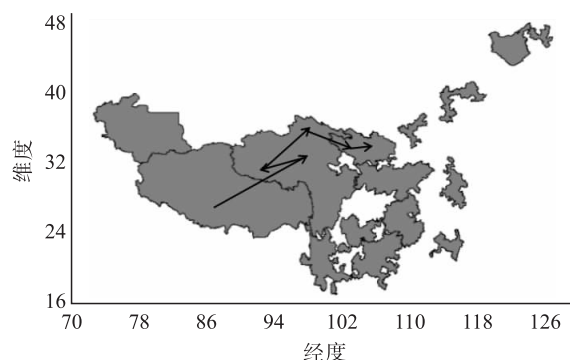


图 4 2011—2016 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重心迁移路径

Fig. 4 The path of poverty shift in concentrated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2011—2016

纬度方面,除 2012—2013 年、2014—2015 年向南迁移外,其余年份均向北迁移,总体呈现向北迁移的趋势,共向北迁移 $8^{\circ}97'$ 。2015—2016 年迁移幅度较小,向北迁移了 $1^{\circ}06'$,2011—2012 年迁移幅度最大,向北迁移了 $4^{\circ}37'$ 。经度方面,除了 2012—2013 年向西迁移外,其他时间段均是向东进行迁移,共向东迁移了 $18^{\circ}88'$ 。2011—2012 年迁移幅度最大,向东迁移 $10^{\circ}17'$,2015—2016 年迁移幅度最小,向东迁移 $5^{\circ}67'$ 。

总体来看,2011—2016 年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重心在北纬 $28^{\circ}37' \sim 37^{\circ}64'$ 、东经 $86^{\circ}75' \sim 105^{\circ}63'$ 之间进行波动,呈现“东北—东南—东北”的迁移路径。初始时期的贫困重心主要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西南地区,此后逐渐向东北地区迁移,但迁移幅度较小,目前主要集中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中西部地区。结合各片区的地理坐标,发现自 2011 年以来,贫困重心区域集中于西藏区、四省藏区、六盘山区一带,这一带由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区位不利,基础设施落后,发展的制约因素十分明显。同时,在生态环境方面担负压力较大,部分藏区牧场退化,鼠害、荒漠化问题严重,导致难以进行大规模开发。贫困程度相对较为严重,贫困现象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重心所在,也是脱贫攻坚工作需重点把握的地区。根据贫困重心变化轨迹显示,未来重心极可能往东北方向移动,出

现这种趋势是受到片区自然和区位条件、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运用修正的多维贫困识别模型,构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五个维度指标体系,测算 2011—2016 年集中连片特困区及 14 个片区多维贫困指数,同时,结合片区经纬度运用 R 软件测算重心迁移路径,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总体贫困和各维度贫困都呈现减缓现象,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的贡献率所占比例较高。从测度结果可以看出,自 2011 年以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呈现了非常显著的减缓现象,特别是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表明这一时期相关的脱贫减贫政策措施起到了实效,但目前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从多维贫困各维度贡献率来看,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的贡献率所占比例相对较高,是新时期脱贫攻坚的重要维度。

2. 各片区均存在贫困现象,中度多维贫困较多,轻度多维贫困较少。新疆南疆三地州、西藏区、四省藏区等一直处于中度到重度的贫困状态中,总体贫困程度相对较深,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燕山—太行山区贫困程度有所好转,大别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罗霄山区贫困程度相对较好。各片区之间发展差距比较明显,且还在扩大,出现了多维贫困减缓过程中的“马太效应”,贫困问题仍需要重视,脱贫攻坚任务仍较为艰巨。

3. 贫困重心呈现“东北—东南—东北”的迁移路径。2011—2016 年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重心移动范围主要位于北纬 $28^{\circ}37' \sim 37^{\circ}64'$ 、东经 $86^{\circ}75' \sim 105^{\circ}63'$ 之间,贫困重心迁移呈现“东北—东南—东北”的路径,总体上呈现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虽然每个阶段迁移幅度和迁移方向有所不同,2011—2012 年、2012—2013 年迁移幅度相对较大,但总体迁移幅度不大。

(二)政策建议

1. 多维扶贫与精准扶贫相结合。贫困是一种多维现象,扶贫措施也应该是多维的。在以精准扶贫推进脱贫攻坚的进程中,应从多角度找致贫原因,多维度开展脱贫攻坚,扶贫目标不能局限于提高贫困群众的收入,而应包括收入、教育、卫生、健康、生活水平和文化等多个维度,并不断丰富其内容,加强对农村贫困居民的能力开发,从而巩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维度的扶贫成果。财政、民政、卫生等扶贫主体

需加强协调,共同参与,才能为多维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

2. 加大对中度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到 2020 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难点在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连片特困地区总体贫困程度较深,且各片区的贫困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一些片区仍处于中度贫困。在实施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工程中,应加大对中度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保障。

3. 扶贫重心向西藏区、四省藏区、六盘山区一带推进。随着中央和全国支援的力度不断加大,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发展明显加快,新时期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把扶贫重心向西藏区、四省藏区、六盘山区一带推进,从政策宣传、教育培训等方面引导贫困群众增强感恩意识,激发自我发展动力。加快建设川藏铁路、滇藏铁路等战略性交通枢纽,构建高质量的产业发展体系,促进各片区在现有基本实现小康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王小林, ALKIRE S.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12): 4—10.
- [2] 刘彦随, 曹智. 精准扶贫供给侧结构及其改革策略[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10): 1066—1073.
- [3] 杨宜勇, 吴香雪. 中国扶贫问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5): 2—12.
- [4] 张大维. 生计资本视角下连片特困区的现状与治理——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为对象[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4): 16—23.
- [5] 曾志红. 新扶贫标准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致贫因素分析——基于武陵山湖南片区 300 农户的调研[J]. 经济体制改革, 2013(6): 55—58.
- [6] 贾林瑞, 刘彦随.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户致贫原因诊断及其帮扶需求分析[J]. 人文地理, 2018(1): 85—93.
- [7] 荣莉. 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创新与思考[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5(5): 110—114.
- [8] 刘桂莉, 孔柠檬. 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的特殊性及其减贫路径优化——以赣南罗霄山为例[J]. 改革与战略, 2017(3): 104—107.
- [9] 郑瑞强. 新型城乡关系益贫机理与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机制优化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18(5): 100—109.
- [10] 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11] WAGLE U R. The counting-based measurement of

-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4(115): 223—240.
- [12] 张琦,陈伟伟.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成效多维动态评价分析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角度[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136—142.
- [13] 周常春,翟羽佳.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11): 95—103.
- [14] ALKIRE S, ROCHE J M. Changes over time i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for 34 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 2017(94): 232—249.
- [15] 张昭,吴丹萍.多维视角下贫困的识别、追踪及分解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90—99.
- [16] 钱力,倪修凤,宋俊秀.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多维绩效模糊评价——以安徽省大别山区为例[J]. *华东经济管理*, 2018(3): 22—27.
- [17]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68—125.
- [18] 郑长德,单德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时空演进[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135—146.
- [19] 陈志刚,王青,黄贤金.长三角城市群重心移动及其驱动因素研究[J]. *地理科学*, 2007(4): 457—462.
- [20] 李如友,黄常州.江苏省旅游经济重心演进格局及其驱动机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1): 93—99.
- [21] 高志强,刘纪远.1980—2000年中国LUCC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 *地理学报*, 2006(8): 865—872.
- [22] 徐建华,岳文泽.近2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对比分析[J]. *地理科学*, 2001(5): 385—389.

(责任编辑:蒋萍)

Concentr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Poverty Shif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GUO Ning-ning, QIAN 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hui 233030)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in 2011—2016,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the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 is measured and compared across time zones. The R software is used to analyze the migration path of poverty center of gra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poverty in the concentrated area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ntribution rate of natural, financial, physical capital is relatively high.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happens in every contiguous areas, most of which are on level of medium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e poverty center of gravity follows the migration path of “Northeast-Southeast-Northeast”, but the migration is not obvious. The focus of poverty is concentrated in Tibet, the Tibetan areas in the four provinces mainly referring to ethnic autonomous areas, and the Liupanshan District.

Key words: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Poverty center of gravity migration